

NAME

EP 483 7/2/26.mp4

DATE

July 2, 2026

DURATION

1h 57m 47s

16 SPEAKERS

Del Bigtree

NARRATOR VO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Male Speaker

Ron Johnson, (R) United States Senator from Wisconsin

Stanley Plotkin, M.D. World's Leading Authority on Vaccines

Dr. Peter Hotez, Dean for the National School of Tropical Medicine, 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Rear ADM. Anne Schuchat, MD National Center for Immunization & Respiratory Diseases-Director

Dr. Jennifer Caudle, Instructor of Medicin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Dr. Aaron Carroll, Professor of Pediatrics, Indiana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Male News Correspondent

Paul Offit, MD, Director of the Vaccine Education Center, The Children's Hospital of Philadelphia

Female Speaker

Scott Gottlieb, MD, Former United States Commissioner of Food and Drugs, Member of Pfizer's Board of Directors

Dr. Sanjay Gupta, Chief Medical Correspondence for CNN

Kathryn Edwards, World Leading Vaccinologist, "The Godmother of Vaccines"

START OF TRANSCRIPT

[00:00:05] Del Bigtree

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节目没有任何广告？我没有向你推销纸尿裤、维他命、奶昔或汽油。这是因为我不想让任何企业赞助商来指手画脚，告诉我能调查什么，或者能说什么。相反，你就是我们的赞助商。这是由我们的非营利组织——知情同意行动网络（Informed Consent Action Network）制作的。所以，如果你想看到更多的调查，如果你想看到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律胜利，如果你想看到针砭时弊的新闻，如果你想了解真相，请访问 [ICANdecide.org](https://www.icandecide.org) 并立即捐款。好了，大家，准备好了吗？

[00:00:44] NARRATOR VO

准备好了。我们开始吧。

[00:00:46] Del Bigtree

开始。早上好，下午好，晚上好，无论你身在世界的哪个角落，现在是时候让我们一起踏上《Highwire》了。要知道，这段旅程一直都不不可思议。事实上，十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争取医疗自由，讨论围绕疫苗以及疫苗危害的议题。此外，想想本周，我们正在迎来美国建国250周年，迎来自由的理念。我想，我对疫苗讨论深入得越久，就越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疫苗伤害、或者政府欺诈与谎言的故事。我相信，归根结底，这个疫苗问题指向了一个未来，在这个未来中，他们想要完全掌控我们的身体，不仅是在美国，而且是在现在收看本节目的全球每一个国家的每一个家庭。我想，他们原本是有可能会得逞的。也许新冠疫情只是最后一章。然而，一些意想不到的人开辟了一条新路，发起了一场本不该发生的对话。也许在这些对话中，最重要的是围绕美国疫苗问题所发生事件的法律问题。在我早期的行程中，在我带着电影《VAXXED》在全国奔波了一年之后，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走进法庭。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将这件事推向电影院之外、社交媒体和公众舆论之外。我们需要看到改变。我们需要确立判例。我们需要开始为自由辩护，这种自由是开国元勋赋予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本周隆重庆祝的。

[00:02:54] Del Bigtree

在这次旅程中，我很幸运地结识了在我看来或许是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宪法律师之一的亚伦·西里。而我们在 ICAN 所做的工作，以及我每周在《The HighWire》节目中谈论的内容，如果不是因为亚伦·西里的努力，这一切都是不可能实现的。我并不是唯一一个意识到这一点的人。小罗伯特·肯尼迪。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曾多次倚重亚伦。当然，我们的好朋友、参议员罗恩·约翰逊也像我一样，非常信赖亚伦。今天，我们要共同庆祝亚伦有幸在肯尼迪中心发表的一次精彩演讲。在进入正题之前，我想先和他简单聊聊。因此，我很荣幸也很高兴现在能邀请到亚伦·西里加入我们。亚伦，很高兴见到你。你知道，正如你所了解的，我一直在欧洲各地旅行。我去过意大利，去过法国，也去过波兰，他们似乎都以同样的目光看着我们。就好像，如果美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就会觉得自己的权利也将永远消失。我一直对他们说，听着，你们依然可以投票。你们需要站出来。你们需要在自己的国家找到像亚伦·西里这样的人。但这件事有多重要呢？当我们坐在这里，迎来了美国这一自由概念的 250 周年纪念之际，你认为疫苗医学自由的问题，在这个当下的讨论中占有什么样的位置？

[00:04:35]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我认为，在西方民主国家中，美国往往在权利的发展方向上起着引领作用，对吧？因此，我认为这至关重要。我想你从其他西方民主国家的人们身上看到的可能是，如果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沦陷，由于政治交互、经济交互以及其他原因，这可能会对这些国家产生非常非常不利的影 响。所以，额，就你收到的那个评论而言，我们树立一个榜样真的很重要，至少可以这么说。那么，我认为事态会如何发展呢？我认为它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我觉得，额，你知道的，我们已经讨论过很多次了。权利就像钟摆一样。你永远无法一劳永逸地赢得它们，你必须不断为之奋斗。而且你必须牵制住那些企图夺走你权利的人。在这方面，我觉得感觉挺好。额，我们是。在这个国家，毫无疑问，我们正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额，我们只需要继续努力推进。

[00:05:39] Del Bigtree

让我问你一个问题。我的意思是，你深耕于这件事的法律层面，你知道的。比如下一次总统大选中，这种环境会发生改变吗？我们看到，你知道，这件事情又回到了——我真不想说是更“自由派”的议程，因为我认为这个词的定义已经被彻底颠覆了。但是，如果我们离开小罗伯特·肯尼迪和唐纳德·特朗普的时代——在那个时代我们不会审查医生、我们可以讨论替代疗法之类的事情——如果我们重新回到一个更倾向于全球主义的代表手中，比如视世界卫生组织（WHO）为至宝，世界经济论坛（WEF）开始签署大流行病条约。这会改变你作为这个领域律师所处的工作环境吗？还是说，它们其实是在不同的层面上运作的？Does that change the environment for you as an attorney in that world, or does that or do they run on different sort of planes?

[00:06:35]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嗯，请记住，呃，如果您谈论的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拜登政府执政的那些年里，你知道，由于新冠疫情，大多数限制措施开始出台，试图真正剥夺人们的权利。想坐飞机？得戴个面部尿布。想走进去，你知道，列出一堆荒谬的要求，保持六英尺距离，防病毒。你知道，我是说，胡说八道，对吧？简直是胡说八道。那，那简直是……但是，嗯，在同样的四年里，你大概也看到了我们国家历史上数量最多的州通过了保护医疗自由的法律。你看到了数量最多的州长签署了保护医疗自由的行政命令，你可能也看到了数量最多的保护医疗自由的司法判决。你可能还看到了，你知道，这取决于你怎么计算。所以，尽管一方面联邦政府试图剥夺你的权利，但这个国家的大多数或大约一半的州却坚定地走向了……相反的方向，这些法律至今仍 在生效，而联邦政府当时试图做的大部分事情，后来都在法庭上被击退，呃，被裁定为违宪或因其他原因被废除。

[00:07:54]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所以这没得逞。嗯，所以，你知道，在现任政府领导下，嗯，呃，我，你知道，我没有看到现任政府采取很多保护医疗自由的措施。嗯，你知道，不幸的是，事实上，在最近的一起，呃，最近的一起美国……最高法院案件中，联邦政府，美国……司法部，特朗普任内的司法部选择（它原本不必如此）介入，站在纽约州这一边，对抗那些因拒绝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而被不当解雇的医务人员。所以你不能总是，呃，根据所谓的，你知道，政治立场来指望它，但，嗯，在联邦层面绝对不行。但是，嗯，呃，当然，我会说，一个民主党而非共和党执政的白宫，显然更有可能恢复与世卫组织（W.H.O.）……以及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的伙伴关系，并采取许多这类措施，嗯，这会 使事情在这方面变得更加困难。

[00:08:58] Del Bigtree

当你回首往事时——我知道我常这样做——当我们最初相遇、坐下来，试图想象在法庭上的这段旅程会是什么样子，呃，为最初的几起诉讼制定策略，无论那是，你知道，针对HHS，还是仅仅提出FOIA请求。“请问您能否向我们提供已召开会议的会议记录，以及根据86法案本应每两年提出一次的建 议，还有最终的工作组，以及我们的起点——这在我看来就像是一百年前的事，但实际上我们开启这段旅程才大约九年。”在那项工作中，你觉得我们是否正中目标？我们超前于计划了。你对发生的一切感到惊讶吗？你有什么想法？仅仅是从，你知道，身处这场战斗的最前线来看？

[00:09:53]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哦，我想我们的进展比预期的要远得多。我的意思是，要改变一个拥有3.5亿人口的国家的文化和认知，这确实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嗯，然后，利用这一点来推动州级和联邦级法律的修改，以及行政命令和司法裁决，这又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过程。所以，你知道，这通常是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过程。嗯，我想说，我们的进展已经比我曾经想象的要远得多。我的意思是，至少从 C4 组织方面来看，我们现在一直在州和联邦层面与立法代表合作，致力于保护医疗自由。而且我们有非常愿意倾听的法官，他们会仔细审查这些产品，并根据相关事实做出裁决。所以，虽然我不知道具体的数据，但我想说（我这只是推测），美国公众中至少有20%到30%确实理解医疗自由是多么至关重要。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目前所处的阶段。我希望能有确凿的数据支持，但确实在全国大约一半的人群中，你可以直接说“疫苗伤害”，而不会再被人用那种眼神盯着。“那绝不可能发生。”“那是，那是绝无可能的事，对吧。”十年前当我们开始致力于这个问题时，你甚至不能提“疫苗伤害”，否则别人看着你就像你头上长了16只角一样，对吧？是的。现在你大可以直接说，哦，是的，疫苗确实会造成伤害。这，这已经是文化常态的一部分了。而这在十年前是不存在的。

[00:11:41] Del Bigtree

这真的太令人惊叹了。就在几周前，我相信是《华盛顿邮报》写了一篇报道，讲述了你们的成功，以及该领域相关非营利组织的成功，他们几乎把走向最高法院的历程描述为不可避免的，而这可能会改变未来几十年的疫苗政策。他们提到了我们与您共同提起的几个诉讼案件。额，您……您知道，我想这就像是在和一位梦寐以求参加超级碗，或者，您知道的，最终四强之类的运动员在交谈。当您坐在这里，凝视着这次登上最高法院的机会时，您现在有什么想法？您对最高法院目前的格局感觉良好吗？您，您知道，您看好那些正朝最高法院推进的案件吗？额，因为看起来您最终站在那里已经是必然的了。我知道在那种情况下，您会召集一些非常优秀的律师在您的身边，但您现在对于前往最高法院有什么想法？我们准备好了吗？

[00:12:47]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合适的案件。当然。我对那些无论是我们支持还是直接参与的案件都感到乐观。我想，之所以让那些想要剥夺我们权利，或者认为由于我们无法自己做决定而不应该享有权利的人如此气馁和愤怒，是因为在某些方面，我们所做的事情与大企业会做的事情类似，我指的是制药行业、能源行业或其他行业会做的事。我们意识到，你懂的，通过一次翻天覆地的诉讼来彻底改变整个格局的情况是极少发生的。它是通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推动判例法、推动法律先例朝着某个方向发展来实现的。而你要做到这一点，可以通过，你懂的，呃，我用立法部门的一个类比。你提出一项，你懂的，只是进行渐进式改变的法案。渐进式的改变更容易实现，而巨大的改变则要困难得多。所以，你懂的，首先你只强制要求幼儿园孩子接种一种疫苗，对吧？然后你可能强制要求他们接种第二种，接着你全部强制要求。为小学生再多增加一种。而且每一次渐进式的改变并不会让人觉得有什么。试想一下，如果你直接走过去说，好吧，我们要通过一项法律，强制要求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学生、护士、幼儿园老师接种17种疫苗，如果你试图一次性做到这一切，还有流感疫苗，那你将会遭到排山倒海的反对。所以同样地，我们正在做的是，通过慢慢提起诉讼来一点一点地蚕食对方，并一步步地恢复我们的权利。

[00:14:27]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而这需要时间。但让对方感到沮丧的是，在每一个细微的环节上，我们都更容易获胜，因为看清违规行为要容易得多，也清晰得多。所以，这就是让——你知道，那些想要继续剥夺我们权利的人感到不安的原因，因为我们有点是在用他们自己的套路。所以在很多方面，对吧？那些行业巨头，他们没有料到这一点。额，你知道，我们这边的参与者并没有获得同等规模的资金支持。我们没有同等的资源。额，不像，你知道的，行业巨头那样，比方说，他们每年仅靠某一款产品就能赚取数十亿美元。所以他们每年可以为此投入1亿美元，或者2亿美元。这对他们来说只是九牛一毛。所以，额，对于我们提交给法庭的这些案件，我感觉非常好，因为它们的范围很窄，而且突出了真正的问题所在。呃，关于在这一领域剥夺人们权利的问题，而不像你看到的其他许多案件那样，只是试图采取，你知道，那种正面硬碰硬的方法，直接强攻进去。额，那是行不通的。

[00:15:42] Del Bigtree

嗯，我一直都是这么说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喜欢与你合作。额，做出的每一个决定都是有策略的。当我想强攻大门的时候，你总是能很好地阻止我，你说：德尔。他们只会把你撞回来。这不是我们的做事方式。呃，所以这太不可思议了。你所做的工作真的太不可思议了。我为我们能处于这样的位置感到非常自豪。大概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围绕疫苗话题的舆论氛围已经发生改变了。呃，没有什么比艾伦·西里站在肯尼迪中心的舞台上谈论疫苗更能说明这一点的了。所以告诉我，这是怎么发生的？这是怎么促成的？

[00:16:24]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呃，我不知道。这，这算是一个我以前不知道自己有的遗愿清单项目，我最近有几个这样的经历了。我当时心想，噢，我接，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我接到了一个电话。嗯，有一位，呃，职位挺高的人读了我的书，我想当时的谈话情况是，他们读了书，核对过参考文献，然后觉得，好吧，这是一个应该在更具全国性的舞台上进行的讨论。于是我被邀请到 Kennedy Center 去演讲。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当然，我很乐意去。嗯，我觉得那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因为正如我所了解的那样，那些演讲确实吸引了政府里的人。我知道听众席上有 FDA、CDC，可能还有其他机构的高层人员。嗯，现场还有一群记者。所以那是一个直接与他们对对话的极佳机会，呃，告诉他们我究竟如何看待他们所做的工作，以及我认为他们需要做些什么来纠正方向，包括，呃，你知道，他们中很多人应该主动辞职。呃，所以，那真的是，那真的是。

[00:17:29] Del Bigtree

那反响如何？

[00:17:29]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那是，那是，那是一个，那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机会。我是说，你知道，这意在说明一个观点，那就是他们真的、真的搞砸了。而且，你知道，在仅有的一个小时里，我试图涵盖很多机构，我试着高效地去讲，并尽量讲得生动有趣。嗯，不过是的，那是，那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而 Ron Johnson 也非常大度地为我作了介绍，并说了一些非常，嗯，让我脸红的话。

[00:18:00] Del Bigtree

太不可思议了。我的意思是，坦白说，关于参议员 Ron Johnson，你有什么看法？他是独一无二的。他打开了这么多扇大门。在没有其他人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他真的在政府内部维持了这一说法的讨论空间。我是说，我一直觉得他就像一只咬住骨头不放的狗，有点像我们。一旦你接触到这个话题，你就会发现自己根本无法抽身。我知道这就是为什么 Robert Kennedy Jr 会担任 HHS 部长。我是说，他本可以一直专注于环保的。但一旦你开始审视这个问题，你就真的无法视而不见。但你知道，Ron Johnson 对于我们所有人现在正在做的工作有多重要？

[00:18:38]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这极其重要。而他，以及像他这样更罕见的人，无论别人怎么试图阻止他，无论怎么攻击他，无论怎么延误他，无论说多少贬低的话，无论使用多少侮辱性的词汇，他就是不在乎。他知道什么是对的，并且他会继续推动对的事情。这很罕见。呃，你知道，很多身处公职的人，如果你攻击他们的名誉，那就会改变他们的行为，从而规范他们的举止。媒体知道这一点，公关公司知道这一点，行业利益集团也知道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你知道，会像攻击你、攻击我、攻击其他人那样去攻击别人。但是，你知道，在 Ron Johnson 的情况下，这完全动摇不了他。这很罕见。所以，呃，你知道，因为他毫不动摇，最棒的一点是，其他政治家可以，你知道，向他靠拢。他举行那些听证会，其他参议员也会参加。你见过他们进来并发表言论。他们会觉得，哦，哇，他们也表示同意。虽然他们现在并没有，你知道，赌上一切。像参议员 Johnson 那样。但他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空间，让他们能够参与进来，让这成为一场真正的对话，甚至那些反对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也必须面对这些信息。

[00:20:07]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你可以看到，呃，你知道的，呃，所以不管怎样，他、他、他真的太不可思议了。我也想说，为了呼应他的话，他可能是我们生之年最有影响力的参议员。呃，而且他可能确实是。面对，呃，极为，呃，具有争议的、关系到我们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比如这个国家儿童和成人的健康。如果我们不扭转我们当前的局势。我们将几乎没有任何人能做好在军队服役的准备。你知道的国债，那个生存危机，可能会让我们的国家陷入死亡螺旋。他大声疾呼，而且他发声的方式，呃，当然不会让他和他的同事们成为朋友，因为他一直在公开指责他们的政治分肥和不当支出，不仅是对民主党人，在共和党这边也是如此。所以，呃，是的，他很可能是。他可能确实是我们有生之年见过的最有影响力的参议员。

[00:21:11] Del Bigtree

好吧，你们两位让肯尼迪中心的舞台蓬荜生辉。关于你们可能希望实现什么，或者你们的愿景是什么，有什么最后的想法吗？这肯定会在公共记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呃，关于，你知道的，这一切进行得如何，有什么最后的想法吗？你对最终的结果还满意吗？

[00:21:29]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是的，我非常喜欢这次活动。我觉得棒极了。嗯，对于任何观看这段视频的人来说，当我对记者发表评论时，要知道他们当时就坐在观众席里。顺便说一下，所以我是在直接对他们说话，同时也是在对CDC和FDA的成员发表评论，他们当时就在现场。我能看到他们。我能看到这些机构的一些负责人，或者说，那些坐在观众席里的高层人士，我认得他们。所以，嗯，这不仅仅是我在对着一个抽象的概念自说自话。我是在直接对他们说话。而我希望看到的是，大家能够真正把知识融会贯通。包括肯尼迪中心演讲中的内容，还有ICAN网站上“获取信息”板块的内容，因为大家在这个问题上了解得越多，尤其是那些已经理解医疗自由的人，情况就会越好。如果仅仅是因为你的孩子受到了伤害，你才关注这个话题，那是一回事。你很早就了解到了这一点，并且由于某种原因从未参与过这些产品。而在医疗自由的层面上，掌握充分的知识，从而让你在辩论中极具杀伤力，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这样当讨论展开时，你就可以侃侃而谈，去说服他人，而且你不需要在所有事情上都说服他们，只需针对他们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即可。嗯，而且你可以在拥有深厚知识储备的前提下冷静地做到这一点，这对于这场对话来说是极其重要的。而且，你们知道，我希望每一个理解医疗自由重要性的人都永远不要回避去谈论和公开发声。因为如果大家都公开发声，这件事很快就会结束。

[00:23:10] Del Bigtree

这正是我在周游世界时一直传播的信息。你只需要发出你的声音，一切都会改变。额，Aaron，你对这种发声力量的运用，可能比这个星球上的任何人都好。我很期待观看这场肯尼迪中心的演讲。谢谢你所做的一切。谢谢你在ICAN所做的工作。我们真的很感激。

[00:23:30]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谢谢你，Del。谢谢你的发声。非常感激。额，请继续在全国和全世界传播它。

[00:23:37] Del Bigtree

好的。我会的。保重。好吧，你们知道那句名言。“不到能看见他们眼白的时候，不要开枪。”你们即将观看的这场演讲，已经完全进入了能看清他们眼白的近距离交锋范围。这是在向那些投票反对过我们的政客、撰文抹黑过我们的记者，以及犯下重大错误的卫生部官员喊话。这场演讲可以说是直接深入了“政治沼泽”的心脏地带。请欣赏。

[00:24:22] Male Speaker

女士们、先生们，请欢迎参议员罗恩·约翰逊。

[00:24:37] Ron Johnson, (R) United States Senator from Wisconsin

晚上好。晚上好。所以他们告诉我，现在我可以吹嘘自己在肯尼迪艺术中心登台演出过了。所以，呃，非常感谢。呃，首先，能来到这里并向大家介绍亚伦·西里，我感到非常荣幸。嗯，我之前不太确定听众都会有哪些人。我希望你们也像我一样，是亚伦·西里的粉丝。好的，太好了。大家知道，我来自私营部门，所以我其实不太喜欢律师。我是说，呃，没有冒犯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在来到参议院之前，无论雇佣什么样的律师代表，我都付了太多的冤枉钱。至于参议院，虽然我从未真正想过要成为一名调查员。呃，做大量的监督工作，但那成了我的职责。现在，我看到了这些年来国会的监督职能已经萎缩得多么厉害，也看到了对抗性程序和律师在从一个过于庞大的政府中获取信息时是多么有效。我对法律行业产生了一种全新的敬意，呃，因为事实就是如此。我的意思是，尽管我有宪法赋予的权力去尝试从这些机构获取信息，但他们很清楚我几乎没有强制执行权。强制执行权在法院，这就是法律系统的作用所在。所以从我的角度来看，我之所以如此荣幸能介绍亚伦·西里，是因为我真心认为，他可能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具影响力的律师。这可是一个分量极重的评价。这里的人群中可能也有几位医生，所以你们可能不会喜欢我接下来要说的话。

[00:26:18] Ron Johnson, (R) United States Senator from Wisconsin

如果他的名字后面有MD，他可能会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具影响力的MD。嗯。说实话，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我根本不认识Aaron Siri，我认为新冠疫情极大地让我们开阔了眼界。嗯，我，在我举行听证会和公众活动时，Aaron Siri引起了我的注意。而我在2021年6月于密尔沃基举行了第一场关于疫苗伤害的公众活动，当时Green Bay Packer的前锋Ken Rucker，他的妻子就是疫苗受害者。我当时只是说，除了为你们提供一个讲述自己故事的平台外，我能做的不多。几个月后，在2021年11月2日，我们将这种听证会式的公众活动带到了华盛顿特区，让疫苗受害者与许多医学专家也聚在了一起。于是我召集了我的专家小组，我们称之为疫苗强制令。我们本该称之为疫苗，应该称之为注射伤害。我联系了Aaron Siri，因为他代表着Patricia Lee医生，她是首批公开站出来谈论注射伤害的医生之一。Aaron在那次活动中作证，谈到了他执业过程中接到的所有电话。其中一些电话来自自身受到疫苗伤害的医生，这些医生试图寻求治疗，却无法得到。他们向其寻求治疗的医生说，我们不相信你。

[00:27:59] Ron Johnson, (R) United States Senator from Wisconsin

当然，帕特里夏·李医生最终得以与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以及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官员会面。其中一位是彼得·马克斯医生，他谈到，哦，这个系统是多么地美好。而我们什么也没看到。我们什么也没发现。因此，亚伦在那场公开听证会上提出的主要观点是，在联邦卫生机构以及医疗机构承认疫苗、注射伤害之前，这些人是得不到治疗的。然而，非常悲哀的事实是，转眼间4、5年过去了，他们仍然没有承认这一点，人们也依然得不到治疗。这是一个非常悲哀的事实，但话说回来，正是亚伦当时对帕特里夏·李医生的支持，才让他进入了我的视线。之后，在2022年12月7日我们举办的一场活动中，我也邀请他作证，那场活动的主题是‘新冠疫苗：它们是什么、它们如何起作用以及造成伤害的可能原因’。亚伦·斯里也就是在那场活动中公布了V-safe数据系统的结果。额，他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打了两场官司，才从一个旨在向公众提供信息的系统中提取出这些信息。当然，他透露的是，在那项1000万人参与的自愿调查中，有7.7%的人寻求了医疗服务，有25%的人要么...他们无法工作，或者无法进行正常的日常活动。这再次成了一个突破性的发现。然而，媒体却对此置之不理。

[00:29:48] Ron Johnson, (R) United States Senator from Wisconsin

快进大约三年。在我成为调查小组委员会主席后，我的主要关注点之一就是科学的腐败，以及我们联邦卫生机构的被俘获和腐败。所以，我当然邀请了亚伦·西里来作证。在听证会上，他确实阐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所有这些。所谓的“安全有效”完全是基于有缺陷的科学。我们没有严谨的科学依据来支持儿童疫苗接种日程。我们根本就没有。它根本不存在。在那次听证会上，我的少数党成员拿出了联邦基金会的这项研究，声称新冠疫苗将挽救300万人的生命。我喜欢亚伦的一点是，他是一个用数据说话的律师。我是个会计师，我喜欢数字。而那个说法很容易被证伪。我只想让大家跟着我的数据来看看。2019年，美国有250万人死亡。记住是285万。我们现在四舍五入到290万。自那时起，人口增长了大约1.5倍。所以你会预计在2022年，死亡人数大约是290万，比290万多一点点。对吧。以下是实际的死亡人数。所以在疫情爆发的前一年，美国有290万人死亡，疫情期间是340万人，多出了50万人，这些人可能是最不健康的。也就是那些新冠病毒真正能侵袭的人群。额外增加了50万例死亡。现在是340万，你会假定如果疫苗真的那么有效，我们本应回落到接近290万的水平，对吧？但这并没有发生。

[00:31:37] Ron Johnson, (R) United States Senator from Wisconsin

2021年，也就是这种有效疫苗、安全有效的注射剂问世的那一年。我们有350万人死亡。2022年略有下降，为330万。因此，在注射了这剂本可以拯救我们于大流行之中的针剂之后，我们再也没有恢复。我们再也没有回到大约290万人死亡的合理水平。要假设疫苗挽救了300万人的生命——显然它没有，但即便假设它做到了，你也必须假设我们的死亡人数将从2019年的290万人增加到2021年和2022年的500万人。这简直是荒唐可笑。然而，这却是人们坚信不疑的。这就是那种说辞，对吧？就像是‘挽救了300万人的生命’。原谅我说粗话。这纯属狗屁。而且。而且在那场听证会上，你知道，这正是亚伦真正开始揭示疫苗真相的地方，说明它是唯一我们无法起诉制造商的产品，而且卫生机构已经无可救药地被定罪。存在利益冲突。你不能一方面推广疫苗，另一方面又保证其安全性。所以，他开始奠定基础，我认为这在后来成为了今晚演讲的主题。呃，他那本关于疫苗的优秀著作。在上一次听证会上。我让他在2025年9月9日出席。那场的主题是《科学的腐败如何影响了公众对疫苗相关政策的认知》。顺便说一句，我想回溯一下。回到2021年11月，疫苗不良事件报告系统（VAERS）上报告了大约18000例死亡。

[00:33:24] Ron Johnson, (R) United States Senator from Wisconsin

2021年11月，其中32.5%发生在接种疫苗当天或之后的1至2天内。快进到2025年9月9日。我们的死亡人数已高达38,000人，几乎达到39,000人，其中24%发生在接种疫苗当天或之后的1至2天内。回想一下，当时食品安全与药物管理局（FDA）和疾控中心（CDC）对这些医生说，这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在疫苗不良事件报告系统（VAERS）突然变得不好用之前，它一直被认为是很好的。突然之间，他们就有一群怪人、一群反疫苗人士在上传虚假信息。额，这本身就是一个丑闻。但不管怎样，在这段时间里，我终于观看了艾伦·西里对斯坦利·普洛特金那场精彩的质询。如果你还没看过，可能值得一看，也许不用看满整整九个小时，但我可是看完了整整九个小时。我希望我能。我希望艾伦已经把其中的精彩片段剪辑了出来，因为这正说明了问题。这正好表明，那些推销所谓‘安全有效’的人是多么的卑劣。而且根本就没有任何科学依据来支持它。额，在那场听证会上，他谈到了医学研究所，他们评估了疾控中心（CDC）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安全性，并得出结论，我引用一下，‘旨在研究累计接种疫苗数量长期影响的研究尚未开展。’他们被要求去证明这些东西是安全的。他们连研究都还没有做，但他们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00:35:00] Ron Johnson, (R) United States Senator from Wisconsin

顺便说一句，加文·德·贝克写了一本好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医学研究所的研究。但他们的结论是，没有证据表明该接种程序是不安全的。这已经是他们能给出的最好说法了。当然，这也意味着没有证据可以让他们证明它是安全的。阿伦再次指出了这一点。额，最终在听证会上，我们——也就是他公布了那个。我们公布了亨利·福特的研究，这是一项针对2000年至2016年间18000名儿童的真实世界研究。那项研究的结论是，已接种疫苗的人群.....这是唯一一项对比已接种和未接种人群的研究，大约16000人已接种，大约2000人未接种。所以你真的可以看出是否存在差异。而且确实存在差异。已接种疫苗的人群整体患慢性病的几率是未接种人群的2.5倍，各种不同类型慢性病的患病率都要高得多。所以，对我来说，这具有开创性意义。当然，这项研究一直没有公开发表。我们不得不在参议院听证会上公布，因为这不符合支持疫苗人群的说法。所以对于这次活动，我将以此作为结语，因为如果你还没读过《疫苗》.....阿门，你应该去读读他们，他们早期的著作，比如苏珊·汉弗莱斯写的一本非常优秀的书《消解幻觉》，额，《层层叠叠的乌龟》，还有彼得·麦卡洛的《疫苗：神话、意识形态与现实》。但如果只能读一本书，我真的会推荐——我一直都在推荐《疫苗与人类》，因为这绝对是一部开创性的著作。

[00:36:37] Ron Johnson, (R) United States Senator from Wisconsin

它算是一并结合了所有、所有的那些信息，并且再次使用了图表。最后，我以此收尾，在第 84 页有一张图表，我觉得这简直太妙了。关于亚伦的部分，他列出了在这些儿童疾病的疫苗问世前一年，所导致的死亡人数。所以，如果你把它们全部加起来——你懂的，你们都听过，疫苗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现在，我今天查了 Grok，也查了 Perplexity。每年真正的说法是什么？按年计算。他们声称在美国，疫苗每年挽救了大约 37,000 人的生命。但实际上总共只有 4906 例死亡。在疫苗上市的前一年，所有这些儿童疾病导致的死亡总数。当然，苏珊·亨弗里斯在《瓦解幻觉》中指出，在任何疫苗被……引入之前，这些疾病的发病率以及这些疾病的死亡率就已经下降了 95%、96%、99%。但他们再次把所有这些挽救的生命都归功于疫苗。再次用那个词来形容，这简直就是胡扯。所以，我真的很荣幸能站在这里，向大家介绍一位我认为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具影响力的律师，因为我认为他开创性的工作，以及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复杂事物的能力。他与他所对抗的强大利益集团作斗争的勇气，简直是无人能及的。是无可比拟的。更棒的是。还要更棒。最棒的是，他正在取得胜利。他正在产生真正的影响。所以，女士们先生们，有请……先生。亚伦·西里。

[00:38:30] NARRATOR VO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好的。

[00:38:45]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大家晚上好。哇。要达到这么高的期望，我可得加把劲了。刚才的评价太高了。谢谢参议员。好的。嗯，好吧，我得承担起这个重任。并兑现詹森参议员刚才就我所做的工作以及我能做些什么所作出的承诺，希望能让大家深入了解我们今晚要讨论的产品。疫苗。我先介绍一些基本情况来做铺垫，然后将我们深入探讨一些证据和细节，因为证据至关重要。这很关键。所以正如詹森参议员所提到的，疫苗制造商和接种机构对于疫苗所造成的伤害享有免责权。事实上，疫苗是美国唯一一种我无法通过提起诉讼来主张权利的产品，绝无仅有。即“如果你把这个产品做得更安全，这个孩子就不会出现心血管问题、神经系统问题、免疫系统问题，更不会死亡。”它是唯一一个这样的产品。这是因为一部名为《1986年国家儿童疫苗伤害法案》的法律。正如法律所规定，“任何人不得因疫苗相关伤害或死亡引起的损害，对疫苗接种机构或制造商提起民事诉讼”。正如美国最高法院在有人试图挑战这一基本上属于全面免责的条款时所确认的，“我们判定《国家儿童疫苗伤害法案》排除了所有设计缺陷的索赔。”

[00:40:23]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这些属于指控你本可以让产品更安全的诉讼。针对因疫苗副作用导致的伤害或死亡。这就是现行法律。这项法律是如何出台的？好吧，让我来告诉你它是怎么来的。在1986年之前，只有三种常规疫苗：MMR、DTP和OPV。仅此而已。三种常规儿童疫苗。这就是1986年的完整接种日程，就在您屏幕上。实际上，那是1983年的日程。直到89年才制定了另一个。这三种产品所造成的危害和伤害是如此巨大，以至于生产这些疫苗的每一家公司要么倒闭，要么停止了生产。现在，许多行业都面临着这个十字路口。许多行业都是如此。还记得以前爆米花吊顶的建筑材料中含有石棉吗？他们是怎么做的？他们把石棉留里面了吗？直接给他们免责权，然后说，嘿，你们继续卖那东西吧？建筑物真的很重要。你们可以继续卖。不，他们强迫他们制造更好、更安全的产品。那油箱爆炸的时候呢？要给他们免责权吗？说，噢，汽车真的很重要。没法把人送到医院。那可不行。那我们就直接给你免责权吧。不。去制造一个更好的油箱。一个行业一个行业地看。随便给我找一个行业，我都能给你找出他们面临的十字路口。

[00:41:59]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他们在历史上的某个时刻都会面临。甚至是婴儿爽身粉。好吧，那些你们原以为就是如此的事情。好吧。关键在于，国会凭其智慧，对疫苗采取了不同的做法。这是它没有对任何其他产品做过的事。它对这些公司说，你们知道我们要怎么做吗，我们不会强迫你们去销售——抱歉，是创造——一个更好、更安全的产品。我们只会做到让任何人都无法起诉你们，无论你们害死或伤害了多少孩子。哪怕你们本可以把产品做得更安全。疫苗是唯一拥有那种永久性责任豁免的产品。而且国会不仅给予了它们对OPV、DTP和MMR的豁免权，还给予了此后研发的任何其他常规儿童疫苗同样的豁免权。顺便提一句，这有助于理解为什么关于某种疫苗是否属于常规疫苗会有如此多的争论。在CDC的日程表上。但我们先把它放在一边。好吧。现在，我想，国会值得赞扬的是，它明白自己消除了解决产品安全问题的方式。那就是公司的经济自身利益。这里谁持有股票，请举手。谁有退休账户？我没有。好吧。如果有人有，请举手。好的，几乎所有人都有。好吧。你希望你的股票往哪里走？往上还是往下？谁希望往上涨？好的，很好。有人希望它往下跌吗？有人吗？

[00:43:40] Male Speaker

只有做空的人。

[00:43:42]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好的。你想让它上涨，而它是如何上涨的。那么，这有什么用？华尔街还有谁想让它上涨？投资者、首席执行官，以及链条上每一个拥有该公司股票期权的人都想。每个人的利益都是一致的，都希望公司股价上涨。这塑造了公司的行为。这决定了他们如何做出决策。这决定了他们如何开展，例如临床试验、上市后安全监管、产品召回等各项工作。好的。通常情况下，这种代表经济自身利益的利润激励是一件好事，因为它驱使公司制造出更好、更安全的产品，并在上市销售前进行测试等。国会认识到了这一点——我希望这就是它消除这种经济利益和市场激励的原因。这打破了制药公司为了确保其疫苗安全性而拥有的经济自身利益驱动。相反，过去在该法律中增加了一个章节，即《国家儿童疫苗伤害法案》，我称之为1986年法案。被称为‘更安全儿童疫苗的授权’。这就是该法律的整个章节。你可以在屏幕上看到它。它被编入《美国法典》第42编。300 8-27。我认为这一个法律章节基本上支撑了美国所有的疫苗安全，因为既然制造商没有这样做的经济自身利益，我们就必须依赖我们的联邦卫生当局来做这件事。

[00:45:15]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好的。而这正是强制要求他们使产品更安全的那项条款。它包含三个简单的条款。它基本上是将 HHS，即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CDC、FDA、NIH等均隶属于该部），置于了制药公司的角色，它有三个简单的条款。第一项条款被称为一般规则，规定 HHS 部长，目前是 Robert F Kennedy, Jr，是——负责确保疫苗在所有可能的领域都更加安全。你们可以找时间再看那个清单。它几乎涵盖了你能想象到的一切：分发、许可，凡是你能想到的，一切都在内。B 部分创建了一个旨在使儿童疫苗更安全的工作组，该工作组应该由 NIH、CDC 和 FDA 的负责人组成，其唯一的工作就是向部长提出关于如何提高疫苗安全性的建议。好的。这足够简单了。对吧。第三部分要求 HHS 部长每两年向国会提交一份两年一度的报告，汇报 HHS 在过去两年中为使疫苗更安全而做出的努力。同样，这足够简单了。好的。让我们快速地自下而上梳理一下，看看在向国会提交两年一度的报告方面，究竟做了些什么。从未提交过。而这还是容易的部分，对吧？政府似乎一直很擅长撰写各种报告。我不知道为什么，但这份报告他们却从未撰写过。

[00:46:57]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一次也没有。联邦诉讼起诉他们以获取这些报告。他们承认自己从未这样做过。希望在肯尼迪部长的领导下，这种情况会有所改变。然后，另外，我们想看看。代表我的客户 ICAN，我们想看看，这个工作组。我们想看看所有的建议。制药公司是不会这么做的。HHS 应该这么做。工作组应该提出建议。你猜怎么着？在提起诉讼以及随后的更多工作、法律工作之后，我们发现该工作组有史以来仅提交过一份报告。向 HHS 部长报告如何改进疫苗。那是 1998 年，随后它就被解散了。显然，你不需要在那提出任何建议。安全工作已经完成了。顺便说一句，尽管日程表上的大多数疫苗当时甚至还没有列入。好的。嗯，现在，正如《国会山报》（The Hill）等媒体报道的那样，肯尼迪部长自 1998 年以来首次恢复了更安全儿童疫苗工作组（Task Force for Safer Childhood Vaccines）。代表我们的客户 ICAN，我们已经向 HHS 递交了一封信，阐述了应该改进疫苗安全性的所有方面。我们已经要求该工作组向部长提出这些建议以供执行。在这样的背景下，嗯，我再给你们介绍一个背景，然后我们就要进入正题了。我今天演讲的重点是逐条梳理其中一些建议。

[00:48:24]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我们来到华盛顿特区，希望能有来自 FDA、CDC 等机构的人士在场。我不会公开点名。或者也许有人在，听起来好像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也许是一个机会，可以逐条过一下我们针对 HHS 以及所有这些机构提出的改革建议。我将详细介绍其中的几项。当然，您可以通过下方的链接阅读这些建议的具体内容。今天之后，我们将公开这份演示文稿。好的。再补充一点背景信息。然后我们将开始逐个机构进行说明。我将向大家提出我的建议。关于如何提高美国的疫苗安全性，这些建议听不听由各位决定。但在那之前，我想先谈谈儿童疾病的流行情况。数据表明，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美国只有不到 10% 的儿童患有慢性健康问题。数据反映了这一情况。而目前，这一比例已超过 40%。一些数据甚至显示超过 50%，且通常伴有多种慢性健康问题。《MAHA 报告》也反映了相同的数据点，并指出其认为可能导致慢性健康问题增加的四个领域：食品、化学物质（例如 PFAs 等“永久化学品”，幸好自 1980 年代以来其已在减少）。行为（如运动）以及过度医疗。例如，也许我们已经偏离了 1986 年的那套 CDC 接种程序。也就是孩子在一周岁或之前需要接种的疫苗。

[00:50:08]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与此相比，这就是一个孩子今天按照 CDC 接种程序，在满周岁之前所要接种的量。这就是区别。而且这些还只是常规推荐的疫苗。还有其他一些不是常规推荐的疫苗。但让我先退回一秒钟。《Maha 报告》。它发现了什么？那些爆发式增长的慢性健康问题是什么？当你看着这份清单——哮喘、多动症（ADHD）、过敏、特异性反应问题，顺着清单看下去。你会发现，几乎每一个爆发式增长的慢性健康问题，其病因都在于某种形式的免疫系统失调。甚至是像多动症（ADHD）这样，通常没人会联想到与免疫相关的问题。免疫系统和行为问题有什么关系？那么，去看看实际的生物科学，你会发现患有多动症（ADHD）的儿童体内有各种反映免疫失调的免疫标记物。而在几乎所有出现爆发式增长的慢性健康状况中，情况基本上都是如此。而我们的联邦卫生机构却无法告诉你这些问题为什么会爆发。他们对此进行过研究吗？如果你要寻找是什么可能导致了慢性健康问题，导致全美所有宗教、种族、人口背景（无论是在遥远的阿拉斯加北部还是在基韦斯特）的儿童免疫系统出现问题——大概应该从你一遍又一遍注射的产品开始，而在 1986 年一岁及以前只需注射三次。

[00:52:05]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自法院废除最近的变更以来，目前的 CDC 免疫程序已恢复到在一周岁生日或之前进行 29 次注射，其中包括宫内接种，也就是说母亲在孕期接受注射。我也把其中几次算进去了。好吧，顺便说一下，这向你们展示了，这又是 1983 年的情况。橙色的是在一周岁生日或之前的那一年。那是完整的免疫程序。所以这不仅包括生命的第一年，还包括直至 18 岁。这就是它如今的样子。根据 CDC 的免疫程序，一直到 18 岁。好的。嗯，他们告诉你，他们告诉你疫苗是一种强效的医药产品。它们会对你的免疫系统产生全身性影响，我们应该相信这一点。而且我们还应该确保对它们进行妥善的研究。嗯，还有一点背景，那就是在 1983 年，就接种率而言，只是为了让人们真正了解，你知道，我们过去处于什么水平，而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我们又走到了什么地步。1983 年，美国第一剂麻腮风疫苗（MMR）的接种率是 66%，66%。百白破疫苗（DTP）是 65%，口服脊灰疫苗（OPV）是 57%。所有其他常规疫苗的接种率基本上为零，因为它们当时并不存在。这是目前的接种率，现在麻腮风（MMR）、百白破（DTP）、脊灰（OPV）等效疫苗的接种率已超过 90%，其他许多疫苗的接种率也非常高。

[00:53:39]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好的。那么。这里有大量的材料。内容非常丰富。所以，我先简要概括一下。好。在我们开始探讨细节之前——虽然我觉得我已经提供了很多细节——但一方面，我们有负责疫苗安全的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HHS）。这包括其旗下的所有机构，因为制药公司已经失去了做这件事的经济动力。这是第一点。另一件事是疫苗接种程序的爆发式增长。然后，我们还看到了因免疫系统失调和功能障碍引起的慢性健康问题的爆发式增长。而且，我们的联邦卫生机构至今仍无法解释其起因。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将审视各个机构，看看他们做了哪些工作来排除或确认疫苗是安全的，以及疫苗没有导致这一流行病或慢性健康问题。如果他们未尽到职责，我将为他们如何履行职责提出建议。好的。我想先从免除责任所产生的影响谈起。我知道我已经反复强调过这一点，但现在我要充实一些具体内容，这就是你们所看到的，对吧？根据《Money Inc.》的数据，这些是截至 2019 年左右辉瑞公司销售的四种利润最高的药物。我是在试图寻找一种方法，以避免对药物试验进行刻意挑选。

[00:55:27]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好方法。我找到了这篇文章，里面列出了，你知道的，列出了这四种药物。嗯，你可以看到这反映了这四种药物产品各自所依赖的临床试验。你可以看到，FDA 批准它们上市所依赖的临床试验都是为期数年的安慰剂对照试验。为什么？好，我要告诉你的原因与 FDA 无关，而是因为制药公司想在产品上市前知道它是否安全。为什么？因为如果它上市并造成重大伤害，会发生什么？再次亏钱？你希望你的股票往哪个方向走？没错。所以它想知道。这反映了批准上市所依赖的临床试验。这些都是在出生后前六个月内接种的疫苗，每种接种三次。你所看到的是安全性评估期，也就是在这些临床试验中注射后进行安全性评估的时间长度，以及对照组是什么。谁不相信这些数字？是的，我，我，我同意，我觉得这简直难以置信。我第一次看到它时，我说这绝不可能。让我们仔细看看。这是乙肝疫苗。我们先从名单上的第一个开始。好吗？这是 Recombivax HB 的产品说明书。

[00:56:53]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目前只有两种获得许可的独立乙肝疫苗：Recombivax HB 和 Hendrix B。这是 Recombivax HB 的产品说明书，联邦法规要求提供该说明书。简而言之，第 6.1 节中关于安全性许可所依据的临床试验指出，是在三项临床研究中进行的。这就是该产品获得儿童使用许可所依据的临床试验。147 名 10 岁以下的健康婴幼儿接种了 434 剂 5 微克的 Recombivax HB，并在每次接种后接受了为期 5 天的监测。我第一次读到这个的时候，我想，这绝对不可能是全部。他们绝对不可能基于这样的数据就批准该产品用于数百万名婴儿。没有对照组，安全性监测时间不够长，参与的儿童人数也不够。这毫无用处。于是，我们根据《信息自由法》（FOIA）向 FDA 申请获取了底层的临床试验报告，链接就在那里。同样，你们可以去查看它，也可以查看底层的临床试验报告。就是这样，各位。这就是 FDA 所依据的证据。你们也可以观看我针对该临床试验对 Stanley Plotkin 博士进行宣誓作证质询的视频。顺便提一个有趣的事实，当我对他进行质询时，我并不知道他就是这项临床试验的主要研究者。如果你观看那段质询视频，你会发现，当他看到监测期只有 5 天时，他似乎也很惊讶。

[00:58:17]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这是制造商为 Recombivax HB 提供的产品说明书，对吗？

[00:58:22] Stanley Plotkin, M.D. World's Leading Authority on Vaccines

是的。

[00:58:23] Stanley Plotkin, M.D. World's Leading Authority on Vaccines

当您查看 Recombivax HB 上市前进行的临床试验时，上面写着每次接种后安全性监测了多长时间？

[00:58:33] Stanley Plotkin, M.D. World's Leading Authority on Vaccines

呃，让我看看。呃。五天。

[00:58:45]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好的。五天的时间是否足够检测出在五天后发生的不良反应？

[00:58:53] Stanley Plotkin, M.D. World's Leading Authority on Vaccines

呃，不够。

[00:58:55]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五天的时间是否足够检测出在五天后出现的自身免疫问题？

[00:59:00] Stanley Plotkin, M.D. World's Leading Authority on Vaccines

呃，不够。

[00:59:00]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五天的时间足够检测到疫苗接种五天后出现的任何神经系统疾病吗？

[00:59:07] Stanley Plotkin, M.D. World's Leading Authority on Vaccines

不。

[00:59:07]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没有对照组。对吗？

[00:59:09] Stanley Plotkin, M.D. World's Leading Authority on Vaccines

呃，它没有提到任何对照组？没有。

[00:59:12]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没有。

[00:59:13]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在我看来，这反映出在对待这些事物时，安全实际上只是事后才被考虑的事。额，你也可以看看我们向FDA提交的请愿书，我们在信中说，瞧，‘安全有效’。这其中可能存在一些灰色地带。但是没有对照组。五天的监测，147名儿童。拜托。这绝对属于毫无疑问的“黑区”。这是远远不够的。噢，顺便提一句，唯一另一种乙肝疫苗Hendrix B，也是基于其临床试验中仅有四天的安全监测而获得许可的。我们快速来看另外一两种疫苗。然后我们将结束关于FDA的话题，转到CDC和Pevnar seven。同样，这款在婴儿2个月、4个月和6个月大时接种的疫苗获得了许可。当时还没有Pevnar疫苗。当这款疫苗获批时，美国还没有肺炎球菌疫苗，这意味着本应该进行安慰剂对照试验。没有任何伦理上的理由不去进行安慰剂对照试验。相反，用于批准Pevnar seven上市所依据的临床试验……PCV7采用的对照组是一种处于研究阶段的C群脑膜炎球菌结合疫苗，这意味着……是另一种实验性疫苗。这种事我编都编不出来。即使你让我编，我也编不出来。我做梦也想不到会这样说，无论我想出关于疫苗最邪恶的阴谋是什么，他们竟然是基于另一种实验性疫苗批准了它。我绝对想不到那一点。我也绝对说不出“五天”这种话。听起来太疯狂了。但事实就是如此。顺便说一下，如果你想知道FDA对此有何看法，有一整篇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上的文章，里面有一大批FDA科学家字面意思是这样说的：在获批之前，主要研究中的对照组接种了另一种实验性疫苗，而不是安慰剂。随后他们感叹道，嗯，这可能会掩盖严重的不良事件。

[01:01:04]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他们就是这么说的。文章的链接就在那里。你可以自己去JAMA上阅读。好吧，更糟糕的还在后面。PCV7随后被用作对照，以批准PCV13 Pevnar 13。在那项针对基本健康的婴儿进行为期六个月安全性审查的临床试验中，他们发现，婴幼儿接种后报告的严重不良事件（指死亡、住院、永久性残疾等非常严重的情况）在Pevnar 13接种者中占8.2%，在对照组接种者中占7.2%。在我看来，这本该让FDA的官员们（比喻性地）因极度担忧而大伤脑筋，因为那个基线。Pevnar 7的安全性基线是什么？它被证明是安全的吗？没有。在这里，你看到了如此之高的严重不良事件发生率。但因为监管层面上它们的数据相似，它就被判定为是安全的。在现实世界中，却并非如此。然后，Pevnar 13被用作对照来批准Pevnar 15，在那项临床试验中又发现了什么？在接种四剂次系列疫苗后长达六个月内，9.6%的PCV15 Vaxneuvance接种者和8.9%的PCV13 Pevnar 13接种者报告了严重不良事件。

[01:02:34]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但是FDA和制造商是怎么说的？他们表示接种疫苗组之间没有明显的模式或数量失衡，因此就批准上市而言是安全的。我会辩称并向各位呈交，这是不安全的。在现实世界的应用中，它并未被证明是安全的，因为这一切最终都要归结于Pevnar 7。这基本上就是一个安全性的金字塔骗局，其底层的基线从未被证明是安全的。最后一个是Dtap疫苗。有两种单独的Dtap疫苗。它们都是在以DTP作为对照组的临床试验中获得批准上市的。Dtp从未基于安慰剂对照试验获得批准，而后来针对DTP的研究发现，接种该产品的人群死亡率是未接种人群的数倍。虽然他们因白喉、破伤风和百日咳导致的死亡人数可能较少，但由于DTP未曾预料到的因素，他们的整体死亡率却更高。屏幕上的这项研究是在几内亚比绍引入DTP疫苗时进行的一项开创性研究，他们发现，仅接种DTP的儿童与未接种任何疫苗的儿童相比，其死亡率高出十倍，这在统计学上具有显著性。此外，2018年的另一项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还有一系列其他研究也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我们就此询问了Unicef。我们说，嘿，顺便说一下，DTP是最常用的疫苗。我们问，既然大量的科学证据表明你们害死的孩子比救活的还要多，你们怎么还能分发这种产品？Unicef给我们发回了一份在这项研究多年前撰写的审查报告，该报告……

[01:04:24]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审视了现有的整体证据，发现大多数研究确实显示出了有害影响，但却说：‘是的，但是，你看，你没有一项在未同时接种口服脊髓灰质炎疫苗（OPV）情况下的非随机化研究。’而且那并非是在该疫苗已经广泛使用了很长时间的条件下。很讽刺的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给我们回信并指出了2014年的那项审查，提出了那三个论点，因为2017年的这项研究正是为了解决这三个局限性而设计的。我想我刚才讲得太快了，但那是……呃，疫苗是根据出生日期来接种的。所以是天然随机化的。他们设有一个未接种OPV的组，而且是在任何DTP疫苗投入使用之前。因此并非处于疾病消除后的环境中。在那些理想的条件下，他们发现接种了DTP疫苗的儿童死亡率高达十倍，死亡率是普通儿童的十倍。因此，所有现有证据都表明，DTP疫苗害死的孩子比它救活的还要多。而且因为DTP是已获批准上市的产品，你无法进行安慰剂对照试验，他们会说这不符合医学伦理。这意味着，这很可能是全世界有史以来能得到的最完美的研究。关于DTP疫苗拯救的孩子是否多于其害死的孩子。然而，DTP却被用作这里所使用的DTaP疫苗的对照组。好了，在提出我那个大胆的声明之前，我先举了几个例子，因为如果我直接抛出这样一个大胆的结论，我相信你们也知道这里有多少记者在场。

[01:05:58]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他们会进行事实核查，然后说，哦，我接下来要说的话不是真的，但我向你们保证，这绝对是真的。我接下来要说的，并不是因为我说的，而是因为FDA的文件中就是这样明确反映的。如果你们去看《疫苗》(Vaccines)第十章，阿门，你们可以调出每一项临床试验的FDA文件。你们准备好了吗？好的，听好了。CDC免疫规划日程表上，没有哪怕一种常规注射类儿童疫苗是基于安慰剂对照试验而获得批准上市的。是的。让我再进一步。当使用另一种疫苗作为对照时，那款作为对照的疫苗也从未基于安慰剂对照试验获得批准上市。这是一个绝对的事实。对于在场的任何记者，与其在跑出这里时去给奥菲特（Offit）打电话。好的。你们为什么不亲自去看看第十章，看看我们花了十年时间才从FDA手中夺回来的那些原始FDA许可文件呢。但反正你们可能也不会去这样做。额，我曾恳求过许多记者这样做。他们从未做过。这张图表反映了目前已获批准上市的、针对出生至六个月婴儿的每一款常规注射类儿童疫苗。它显示了该产品在获得批准上市的临床试验中所使用的对照物。当使用另一种疫苗作为对照时，顺着这条链条下去，批准该对照疫苗上市的对照物又是什么？到头来，根本没有安慰剂。

[01:07:44]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记住，我们刚才就谈到了 Pevnar 13。然后它又提到了 Pevnar 7，记得吗？接着又提到了另一种在研疫苗。我们刚才提到了乙肝疫苗。在针对儿童的批准上市程序中，两者都没有对照组。Dtap 对应的是 DTP，以此类推。对于所有在 7 个月至 18 岁之间接种的常规注射类儿童疫苗，情况也是如此。好吧，我可能需要对这句话做个限定，因为鉴于法官最近恢复旧疫苗接种日程的决定，针对 12 至 15 岁人群的辉瑞新冠疫苗确实设有一个安慰剂对照组。所以，《华盛顿邮报》，她找到了一个。好的。行。重申一下，这些全部都在第十章中。这些全部都在 FDA 的文件中。现在，即使这些临床试验设有合理的对照组，即安慰剂，也就是无活性的物质。它们在评估安全性方面依然几乎毫无用处，因为没有一个试验对安全性的观察时间足够长，通常最多也只有六个月。这些都是在婴儿出生后前六个月接种的常规注射类疫苗。而且你可以看到在这些临床试验中，他们收集征询性不良反应以及非征询性不良反应分别持续了多长时间。当你给婴儿注射疫苗时，要想知道他们是否会出现神经发育障碍、免疫系统疾病、自主神经功能障碍等问题——如果你逐一列出我们律所通常见到的由疫苗伤害引发的各种情况，也就是成千上万联系我们的人所遭遇的那些问题。

[01:09:27]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在接种疫苗后的几年内，你都无法得知这一点。这些临床试验显然是不充分的。所以，即便设置了合理的对照，它们观察安全性的时间也远远不够。此外，即便设置了合理对照且安全观察期足够长，它们的统计效能几乎总是不足的。例如，147名儿童。即使在有安慰剂对照的情况下观察了5年安全性，如果只有147名儿童，那也根本不具备检测出几乎任何问题的足够效能。毫无用处。好的，我来举一个非常规疫苗的例子，在这种情况下公司是有经济动力驱动的。噢，天哪。时间快用完了。好的。呃。登革热疫苗。登革热疫苗不是常规疫苗。你可以追究制造商的法律责任。他们进行了一项临床试验，针对30,000名儿童设置了安慰剂对照，基本上对死亡等情况进行了为期6年的观察。你们知道在试验进行数年后——也就是试验进行几年后——他们发现了什么吗？他们发现6岁以下儿童遭受严重伤害和死亡的比例上升了。因此，它未获批准也不推荐用于6岁以下儿童；而对于6岁以上儿童……他们发现，如果这些儿童从未得过登革热，他们的死亡和严重疾病发生率同样会上升。因此，它仅获批准并推荐用于6岁以上且曾感染过登革热的儿童。如果他们即便只观察了6个月的安全性，会发生什么？而且还没有安慰剂对照组？他们能发现这些吗？行了，我们不要无端猜测了。

[01:11:00]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并不会这样做。话虽如此，呃，这就是你想要的那种临床试验。我相信，只有在有经济利益促使去了解产品是否安全时，才会进行这种临床试验。这就是经济规律。顺便说一句，我可以告诉你，如果该产品通过了这些安全审查之一，它现在很可能已经列入接种日程了。它可能会成为一种常规注射的儿童疫苗，而你会被告知它安全有效，因为你又该如何去发现真相呢？你怎么会知道呢？疫苗获批上市后，你就无法再进行安慰剂对照试验了。他们会告诉你那是违背伦理的。好吧。谈到伦理，以下是《英国医学杂志》对这些试验的评价。当试验未能妥善进行时，它写道，引用：‘在某些试验中，出于伦理原因省略了安慰剂。’这是不合逻辑的，因为注定会产生不可靠结果的研究本身就应该被视为违背伦理。而对于每一个被用来批准常规注射儿童疫苗上市所依赖的临床试验来说，情况都是如此。根据这个定义，它们都是违背伦理的。所以，以下是我对 FDA 建议的改革措施。第一。在没有公开忏悔的情况下，罢免 FDA 疫苗研究与审查办公室中所有过度参与批准任何常规注射疫苗上市的人员。在将这些产品强加给数百万儿童之后，而你身在这个部门，并且成为了其中的一部分。

[01:12:34]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恕我直言，除非你能公开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否则你的利益冲突将使你无法在未来妥善履行职责。第二。通知执业人员：FDA应该向每一位执业医师、儿科医生、家庭医生和妇产科医生发送通知，说明批准每种常规注射儿童疫苗所依据的每项试验的具体细节。他们应该知情。他们应该了解。他们本来可以直接查看说明书。但我对无数的儿科医生进行过宣誓取证。他们并不知道。甚至在，你知道，甚至在接种之后——他们并不直接接种，而是让护士来做。成千上万次这样的接种，并颁布疫苗许可的最低标准。我指的是真正的许可标准，比如对照组应该是什么、安全性应该评估多长时间、妥善的双盲等等。疫苗并不存在这样的标准，儿童疫苗就更没有了。实际上，针对新冠疫苗的紧急使用授权（EUA）出台过一些指南，但也仅此而已。然后还有一大堆其他的建议。以及下方的特别工作组信函。所以这些就是我对FDA、嗯、CDC改革的建议。由于时间快到了，我现在讲得会比较快。你可能会说，好吧，在获得许可后，它们的安全性能通过彻底且严格的测试。然而CDC和HRSA（负责管理疫苗伤害赔偿计划的机构）。因此，如果你因疫苗而受伤，你可以提出伤害索赔。你只是起诉不到制造商。

[01:14:10]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你起诉了HHS的部长。你面对的正是那些声称疫苗安全的人。我相信这并不妨碍HHS进行那些可能表明疫苗有害的安全研究。无论如何，HRSA和CDC向IOM支付了费用，尽管IOM竭尽全力取悦CDC和HRSA，试图证明这些疫苗不会导致他们所说的、最常被声称的158种疫苗伤害。这就是HRSA和CDC要求IOM审查的内容。IOM表示，好吧，在调查了所有现有的医学文献后，对于其中5种，我们可以排除疫苗与此存在因果关系。对于16种。证据支持存在因果关系，但对于根据CDC和HRSA统计的最常被声称的134种严重疫苗伤害。抱歉，各位，你们没有做好你们的工作。你们没有尽到职责。根本不存在能让我们得出结论的研究。单凭这一点就反映出CDC在疫苗安全方面没有履行其应尽的职责。光凭这一点就足够了。当你看看从1991年到2021年的累积研究时，情况还会变得更糟。我先跳过那部分。然后我要以自闭症为例。我不想争论自闭症本身，但作为试金石，这就是核心问题。他们说，这是他们研究得最彻底、最完整的，超过了任何其他疫苗伤害。所以，如果他们连这个都没做好，这大概就反映出他们对所有其他伤害的研究水平了。

[01:15:38] Dr. Peter Hotez, Dean for the National School of Tropical Medicine, 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疫苗不会导致自闭症。科学事实是明确的。

[01:15:42] Rear ADM. Anne Schuchat, MD National Center for Immunization & Respiratory Diseases-Director

疫苗不会导致自闭症。

[01:15:44] Dr. Jennifer Caudle, Instructor of Medicin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疫苗不会导致自闭症。

[01:15:46] Dr. Aaron Carroll, Professor of Pediatrics, Indiana University of School of Medicine

我绝不否认我们需要在自闭症方面做更多工作，但这与疫苗无关。

[01:15:51] Male Speaker

我们已经彻底驳斥了自闭症与这些疫苗之间的任何关联。

[01:15:56] Male News Correspondent

科学界几乎一致认为两者之间没有关联。

[01:16:00] Paul Offit, MD, Director of the Vaccine Education Center, The Children's Hospital of Philadelphia

否定堆积如山的科学证据，而这些证据已经告诉我们，麻疹、腮腺炎、风疹联合疫苗（即MMR疫苗）不会导致自闭症。曾存在于多种疫苗中的硫柳汞和含乙基汞的防腐剂不会导致自闭症，而且最近的研究也表明，所谓的“在过短时间内接种过多种疫苗”同样不会导致自闭症。因此，我们知道这个接种程序是安全的。

[01:16:20] Male News Correspondent

是否存在经过同行评审的科学报告，表明.....之间存在关联？

[01:16:26] Male Speaker

没有。

[01:16:26] Male News Correspondent

在疫苗与自闭症之间？

[01:16:29] Male Speaker

没有。不仅没有经过同行评审的研究，这恐怕也是涉及儿童的最受广泛研究的公共卫生问题。

[01:16:36] Male Speaker

疫苗确实是我们一直在探究的、是否会导致自闭症的那个因素。

[01:16:40] Female Speaker

医学研究所、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已对此进行了反复调查。疫苗不会导致自闭症，

[01:16:50] Scott Gottlieb, MD, Former United States Commissioner of Food and Drugs, Member of Pfizer's Board of Directors

我们不需要更多的研究了。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足够了。继续收集数据固然很好，但在某些时候，你必须接受“不”这个结论。

[01:16:57] Dr. Sanjay Gupta, Chief Medical Correspondence for CNN

虽然我们科学界还不确定是什么导致了自闭症，但我们知道疫苗绝对不会。

[01:17:04]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好的，那么疫苗不会导致自闭症。而且，尽管告诉家长疫苗会导致自闭症，但在调查中，40%至70%有自闭症孩子的家长仍然指出疫苗是导致他们孩子自闭症的原因，他们指向的是哪些疫苗呢？他们指的是在出生后前六个月内接种的疫苗。这五种注射疫苗每种接种三次，以及出生后前六个月之后接种的一种疫苗——通常不早于一岁接种的MMR（麻腮风）疫苗。所以你会认为，既然CDC表示疫苗不会导致自闭症，他们就有研究能够表明这些疫苗.....谢谢。.....不会导致自闭症。只是为了让您明白，围绕疫苗的争议始于百日咳疫苗，而不是MMR疫苗。这就是1986年的法案，即《国家儿童疫苗伤害法案》，它要求并指示HHS（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审查11种据称通常由百日咳疫苗引起的伤害。其中要求HHS研究的伤害之一是什么？自闭症。那是1986年的事。于是HHS照做了，他们委托了IOM（医学研究所），而IOM在1991年表示，抱歉，我无法告诉你百日咳疫苗是否会导致自闭症，因为你们没有做过任何研究，零研究。

[01:18:23]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时间来到2012年，当时CDC和HRSA再次委托IOM重新审查关于百日咳疫苗是否会导致自闭症的全部文献。那么，IOM得出了什么结论？然而结果还是一样，IOM表示，很抱歉，我们找不到任何一项研究——零研究——来支持这一结论。即百日咳疫苗不会导致自闭症。他们只找到了一项与百日咳疫苗及自闭症相关的研究。也就是Geier和Geier的研究，而该研究确实发现了关联。因此，IOM唯一能找到的关于百日咳疫苗与自闭症的研究，发现了百日咳疫苗与自闭症之间的关联。但IOM是怎么做的呢？他们直接将其排除了。为什么？因为该研究缺乏未接种疫苗的对照人群。有趣的是，如果研究结果符合他们宣称疫苗安全的目的，他们可绝对不会因为这个原因而把研究排除在外。无论如何，正如IOM所说，证据不足以确认或否定含有白喉、破伤风、无细胞百日咳成分的疫苗与自闭症之间的因果关系。这是我作为首席律师，就这一发现对世界顶尖疫苗学家斯坦利·普洛特金医生进行质询的场景。这是IOM报告的摘录。对吧？Right.

[01:19:36] Stanley Plotkin, M.D. World's Leading Authority on Vaccines

是的。

[01:19:36]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好的。这里是IOM讨论关于Dtap或Tdap是否会导致自闭症的证据的地方。对吗？

[01:19:47] Stanley Plotkin, M.D. World's Leading Authority on Vaccines

没错。

[01:19:48]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您能读一下关于Dtap和Tdap是否会导致自闭症的因果关系结论吗？

[01:19:54] Stanley Plotkin, M.D. World's Leading Authority on Vaccines

证据不足以确认或否定白喉类毒素、破伤风类毒素或含有无细胞百日咳成分的疫苗与自闭症之间的因果关系。

[01:20:06]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如果您无法确定Dtap或Tdap是否会导致自闭症。难道不应该等到确定之后？等到有了科学依据支持？再去断言疫苗不会导致自闭症吗？

[01:20:25] Stanley Plotkin, M.D. World's Leading Authority on Vaccines

我要等待吗？不，我不会等待，因为我必须考虑到孩子的健康。

[01:20:34]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好的。所以出于这个原因，即便在.....的情况下，你依然认为可以告诉家长 Dtap Tdap 不会导致自闭症。目前科学界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来支持这一说法。

[01:20:51] Stanley Plotkin, M.D. World's Leading Authority on Vaccines

完全可以。

[01:20:53]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安全且有效。好的。但我们并没有就此止步。代表 ICAN，我们实际上向 CDC 提交了《信息自由法》申请。我们说，好吧，也许 IOM 找不到它。也许世界上最顶尖的疫苗学家没有这些研究，但也许 CDC 有。毕竟，他们在自己的网站上声称这些疫苗不会导致自闭症。所以我们说，CDC，请向我们提供能证明 DTaP 不会导致自闭症的研究。Hep B Prevnar Hib。这些疫苗在婴儿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各需接种三次。他们连一项研究都没提供给我们。我们在联邦法院起诉了他们。就在首次听证会的前几天，我们收到了他们提供的一份包含 20 项研究的清单。关于这 20 项研究的清单，情况是这样的。我给 DOJ 的律师打了电话，我说，嘿，呃，我本想说‘我是识字的’，但我说，‘我们审查了你们的清单，而这桩诉讼是关于在婴儿出生后前六个月内接种的疫苗。’你们提供的这 20 项研究，实际上是 16 项研究和 4 篇综述。其中 19 项与这些疫苗毫无关系。它们全都是关于 MMR 疫苗，或者一种根本不存在于这些产品中的成分。而第 20 项是我们在刚才审查过的 2012 年 IOM 报告，该报告寻找了所有关于百日咳疫苗与自闭症关联的研究，结果只找到了一项发现两者存在关联的研究。

[01:22:16]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但他们将其驳回了，因为没有未接种疫苗的对照组。我说，你确定要根据这20项研究进行和解吗？DOJ回复说，是的，这是法庭签署的。顺便说一句，这是一份由我代表我的当事人签署，由DOJ代表CDC签署的和解协议，并作为纽约南区联邦法院的命令记录在案，而不是在德克萨斯州或其他任何地方。纽约南区。好的。如果这对于在座的任何律师有什么意义的话。就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我把我的书命名为《Vaccines, Amen》。公共卫生部门对你是一套说辞，而当他们在联邦诉讼中被逼入绝境时，不得不承认的又是另一套。他们在宣誓取证时不得不承认的事情，与你从公共卫生机构听到的截然不同。这是我在一场专门针对疫苗与自闭症的诉讼中进行宣誓取证。凯瑟琳·爱德华兹医生（Doctor Kathryn Edwards），关于疫苗与自闭症的医学教科书《Vaccines》的四位编辑之一。在这个视频片段中，她再次表示，她没有任何关于这些疫苗的研究能够支持————它们不会导致自闭症。

[01:23:22]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在本案的专家披露中，声称您将作证，其中包括，引述，‘疫苗是否导致自闭症的问题已经经过彻底研究并被否决’，引述完毕。您的证词是MMR疫苗不会导致自闭症。

[01:23:39] Kathryn Edwards, World Leading Vaccinologist, “The Godmother of Vaccines”

是的，没错。

[01:23:40]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您的证词是hep B疫苗不会导致自闭症。

[01:23:43] Kathryn Edwards, World Leading Vaccinologist, “The Godmother of Vaccines”

是的，没错。

[01:23:43]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您的证词是IPOL不会导致自闭症。

[01:23:46] Kathryn Edwards, World Leading Vaccinologist, “The Godmother of Vaccines”

是的。

[01:23:47]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您的证词是Hib疫苗不会导致自闭症。

[01:23:50] Kathryn Edwards, World Leading Vaccinologist, “The Godmother of Vaccines”

是的。

[01:23:51]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您的证词是水痘疫苗不会导致自闭症。

[01:23:54] Kathryn Edwards, World Leading Vaccinologist, “The Godmother of Vaccines”
是的。

[01:23:54]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根据您的证词，沛儿（Prevnar）疫苗不会导致自闭症。

[01:23:57] Kathryn Edwards, World Leading Vaccinologist, “The Godmother of Vaccines”
是的。

[01:23:58]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那您的证词是，百白破（Dtap）疫苗也不会导致自闭症？

[01:24:01] Kathryn Edwards, World Leading Vaccinologist, “The Godmother of Vaccines”
是的。

[01:24:02]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那您是否有研究支持百白破疫苗不会导致自闭症这一结论？

[01:24:06] Kathryn Edwards, World Leading Vaccinologist, “The Godmother of Vaccines”
我……我没有任何关于百白破疫苗会导致自闭症的研究。所以这两种研究我都没有。

[01:24:13]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关于 Ipol 疫苗是否会导致自闭症，您是否有任何正反两方面的研究？

[01:24:22] Kathryn Edwards, World Leading Vaccinologist, “The Godmother of Vaccines”
不，我没有，先生。

[01:24:23]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关于 Engerix-B 疫苗是否会导致自闭症，您是否有任何正反两方面的研究？

[01:24:30] Kathryn Edwards, World Leading Vaccinologist, “The Godmother of Vaccines”
我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它会导致自闭症，也没有证据表明它不会。

[01:24:36]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那 Hib 滴度呢？疫苗。是否有它是不会导致自闭症的任何正反两方面的证据？那沛儿疫苗呢？有任何正反两方面的证据吗？那水痘疫苗呢？让我说完。是否有任何正反两方面的研究，支持它会导致或不会导致自闭症？

[01:24:57] Kathryn Edwards, World Leading Vaccinologist, “The Godmother of Vaccines”
作为 MMR 的一部分吗？但是……但不是单独针对水痘疫苗的研究。没有，先生。既没有研究说它会，也没有研究说它不会。

[01:25:06]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对。嗯，目前有一些研究发现，乙肝疫苗与自闭症之间存在关联。对吗？

[01:25:19] Kathryn Edwards, World Leading Vaccinologist, “The Godmother of Vaccines”
嗯，这些研究在我看来并不可信。

[01:25:23]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好。哪项研究？您说这话时指的是哪项研究？

[01:25:28] Kathryn Edwards, World Leading Vaccinologist, “The Godmother of Vaccines”
噢，您何不把研究拿给我看，然后我再看看我是否同意它的观点。

[01:25:33]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根据您的履历，许多疫苗获批上市所依据的大部分临床试验都是由您完成的。对吗？市面上的疫苗？

[01:25:40] Kathryn Edwards, World Leading Vaccinologist, “The Godmother of Vaccines”
是的，先生。

[01:25:41]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好的，所以您在开展临床试验方面经验非常丰富，对吗？

[01:25:46] Kathryn Edwards, World Leading Vaccinologist, “The Godmother of Vaccines”
我在开展临床试验方面经验非常丰富。

[01:25:51]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而且您熟悉目前市面上许多疫苗获批上市所依据的许多临床试验。对。

[01:25:58] Kathryn Edwards, World Leading Vaccinologist, “The Godmother of Vaccines”
是的。

[01:25:59]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好的。在您看来，那些用于批准您接种过的疫苗（其中许多至今仍市上销售）上市的临床试验，它们的设计是否旨在排除该疫苗会导致自闭症？

[01:26:27] Kathryn Edwards, World Leading Vaccinologist, “The Godmother of Vaccines”

没有。您一直在逼我按照您想要的方式回答问题，但我认为，嗯，那，那可能就是答案。

[01:26:36]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是吗？这是您准确且真实的证词吗？

[01:26:44] Kathryn Edwards, World Leading Vaccinologist, “The Godmother of Vaccines”

是的。

[01:26:45]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从自闭症向外拓展。因为，我再讲一遍，我并不是想故意挑自闭症的刺。我只是把它当作一块试金石。自闭症就是那个问题。他们声称已经用堆积如山的研究对其进行了最彻底、最完善的研究。如此之高，如此之宽，如此之广。甚至没有一个足够大的数字来计算它们。记住，圆周率是无穷无尽的。但他们并没有那些研究。只有在他们被逼入绝境时，你才会发现这一点。如果这就是他们声称研究最透彻的那个问题的科学现状，你能想象，对于家长们声称由疫苗引起的100多种严重伤害（通常是神经系统或免疫介导的神经系统疾病，以及与免疫相关的疾病，我们律所经常收到关于这些毁灭性伤害的求助电话，并代表这些家庭进行诉讼），其疫苗科学的发展现状会是什么样吗？额，由于时间限制，我将快速过一下疾控中心（CDC）的其他内容，但这就是CDC所拥有的四个安全监测系统。它们本可以用于评估安全性，但这并不是它们实际被使用的方式。额，它们中没有一个真正与未接种疫苗的人群进行对比。这就好比这些系统中的大多数基本上只是在将吸烟者与吸烟者进行对比，将接触石棉的人与接触石棉的人进行对比。

[01:28:20]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他们其实并不想对比暴露人群与非暴露人群，而这本是进行基础科学研究的方法。您可以在我书中的第11章中读到相关的所有内容。嗯，那些确实存在、对比了接种过疫苗的儿童与完全未接种疫苗儿童（即零暴露对一种或多种疫苗）的研究……其中一些规模较小。它们存在局限性。它们没有获得政府的资助。所以它们存在资金限制，而且几乎全都是回顾性研究。因此它们都容易受到混杂因素的影响，但他们的结果是一致的。这只是其中的几项。大约有十几项。我在书中详细阐述了其中的许多项。并且你会发现，这些研究都指出，与未接种过疫苗的孩子相比，接种过疫苗的孩子患上过去40年里呈爆发式增长的各种慢性健康问题的概率要高出数倍。所以。我在此恭敬地指出——我也说不上是不是恭敬，但我必须要说——在疫苗安全方面，CDC并没有尽到其职责。然后。

[01:29:30]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呃。嗯，呃，然后，事情还有另一面。好处是什么？因为这是你经常会听到的。但这些好处是如此巨大，如此令人难以置信，以至于我们可以忽视那些我们伤害和致死的孩子们。他们是附带损害。这就像，几乎就像他们，你知道，他们是，呃，你知道，呃，我就说到这里吧。这是一份MMW报告，在我进行的每一起关于疫苗的诉讼中，它都会被引用来反驳我。而它所声称的是，这是最大胆的声明。抱歉。这是关于美国儿童疫苗做出的最大胆的声明。没有人会做出比这更大胆的声明。所以我就直接看最极端的声称。而这份报告声称，在1994年至2023年之间，常规儿童接种疫苗将预防5.08亿例疾病、3200万例住院治疗和大约110万例死亡。呼。这拯救了好多生命。如果那是真的话。所以，你知道，我们应该直接忽略整个安全问题。但这是真的吗？有没有可能，正如CDC夸大了旨在证明疫苗不会导致自闭症的研究和工作量一样，它也同样夸大了这些数字？让我们来看看。首先，这项审查。忽略了所有的混杂因素。我给你们读一段其中的引言。除免疫接种以外的其他因素，例如卫生、清洁饮水、公共卫生、抗生素、急症护理等等。你所能想到的任何因素都可能在最近几十年中降低了疾病风险，而这些贡献所带来的减少并未被纳入该模型中。

[01:31:33]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这是荒谬可笑的科学。你不能忽略所有的混杂因素。你应该做相反的事。你应该设法控制所有的混杂因素。好吧。这令人难以置信。他们之所以能搞出这种荒谬的名堂，是因为这没有经过同行评审。它走的是CDC的内部审核流程。如果CDC的任何人……如果你对此表示怀疑，请访问你们自己的网站，或者阅读我的书，我在书里引用了在MW上发表内容的流程。它必须符合CDC的政策。如果不符合，它就不会发表在MMWR上。这真是典型的选择性偏差。这就是为什么它没有置信区间，因为它是垃圾科学，数据也根本不可靠。让我们来看看其中的几种疾病。那么，让我们为所有这些内容补充一些实质性的细节。白喉。这篇文章声称，在1994年至2023年之间，美国有25,000人的生命因白喉疫苗而得以挽救。这相当于在挽救的110万生命中占了750,000条。因此，几乎所有针对白喉的声明，大约占了70%，对吧？这个说法的问题在于。这简直是一派胡言。原因如下。呃，白喉疫苗直到后来才开始被常规使用。嗯，实际上是在1949年。那是DTP疫苗首次获得许可的年份。而在1948年，美国有634人死于白喉。

[01:33:06]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顺便提一下，那年的出生人数也差不多，大约是367万。所以，这甚至不像我们面对的是不同群体的儿童。规模大致相同。然而，这篇文章却声称，在1948年——当时在急症护理方面，我们这个国家的某些地区还像发展中国家一样——实际上会有25,000人死亡，而不是634人死亡，并且在1900年至1940年之间，白喉死亡率下降了97%以上。右边的这张图表源自美国公共卫生局的一份报告。它于1960年发布在CDC网站上。你会发现，在1900年到1926年（第一款获批的白喉疫苗问世）之间，死亡率下降了80%以上。所以毫无疑问，这与白喉疫苗无关。然后，从1926年到1940年代，我的书里引用的研究都反映出，你可以阅读这些研究，因为当时疫苗并未广泛使用，而使用白喉疫苗的地区与不使用疫苗的地区，其死亡率的下降幅度是相同的。因此，直到1940年代后期，疫苗都与此无关。所以充其量，你得从那时算起。但不知何故，他们声称美国避免了25,000例白喉死亡，而实际只有几百例。你知道，这有点像白喉。就像白喉、猩红热这类冻干细菌一样。他们曾极力想要研发出猩红热疫苗，但从未成功。

[01:34:39]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我向各位提出，我推测——我现在是在在推测——如果他们当时研发了猩红热疫苗，你现在就会听到公关宣传告诉你，猩红热将杀死美国的每一个人。每个人都必须接种猩红热疫苗。不接种猩红热疫苗你就不能上学。而且，为什么你要因为不接种它而成为一个杀人犯呢？哦，而且如果没有这种疫苗，每年将有 25,000 人死于猩红热。乙型肝炎。这篇文章声称，从 1994 年到 2023 年挽救了 3000 人的生命，总计达到 90,000 到 110 万人。尽管在 1980 年，美国还没有任何乙肝疫苗之前。零。完全没有。因乙型肝炎死亡的人数只有 294 人。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算出那个账的。然后是麻疹，报告再次声称美国每年因麻疹挽救了 2800 人的生命。麻疹疫苗于 1963 年首次引入。在 1900 年至 1963 年间，麻疹死亡率已经下降了 98% 以上。在之前的几年里，每年大约有 420 万新生儿，后来大约有 380 万新生儿。今天，我完全无法理解怎么可能有人声称挽救了 2800 人的生命，而在那时，每年只有大约 400 人因麻疹丧生，当时这个国家的有些地区还像一个发展中国家。它忽视了流行病学、统计学、数据、事实、理性和逻辑。

[01:36:09]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我在我的书里详细探讨了这一点。但我们在台上时间不够，无法在这里细说，所以我要继续往下讲。嗯，另外，我也不打算复习这个，但是疫苗，呃，消除了麻疹、腮腺炎、风疹和水痘。这些棘手的儿童期感染。嗯，研究表明，那些得过麻疹、腮腺炎、水痘和风疹的人，死于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的几率要低得多。如果这些数据是真实且一致的，那么我们从这些产品中获得的公共卫生益处可能已经完全倒置了。可能是有原因的，不像其他在历史上分分合合的病原体，这些病原体并没有，而是在特定时期留存了下来。所以，你要么得去 ICAN 的网站，要么得读我的书。其益处被夸大了。只是。这是一份常规接种的每种疫苗的清单。几乎是全部。你可以自己看看前一年的死亡人数。每一次死亡都是一场悲剧。但如果你真的想知道疫苗的效果，你必须做的是，看看引入疫苗前后的死亡率趋势线。如果这一趋势没有加速，你为什么要把功劳归于疫苗？但他们不仅没有这样做。他们不仅把引入疫苗后的任何减少都归功于疫苗，甚至把自 1900 年以来的所有下降也都归功于它。

[01:37:28]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这真是不可思议。我不知道疫苗是如何做到那一点的。它们简直是魔法。好的，以下是我对 CDC 提出的改革建议。重申一下，在没有公开认错的情况下，撤换 CDC 中所有涉及疫苗安全、误导性报告或疫苗推广的人员，并将这些疫苗从接种日程表中移除。对于所有程序不当获批的疫苗，使剩余的疫苗接种转为共享临床决策。需要澄清的是，在你们报道我想消除疫苗之前，我指的是将它们从日程表中移除。我并没有说不给它们颁发许可。明白吗？任何人都应该仍然能够接种疫苗。这是美国，这就是自由。你应该能够承担你想承担的风险，但政府不应该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像拿着彩球的啦啦队员一样去推广它们。带……将疫苗安全数据链接重新收归内部管理，并将去标识化的数据向公众公开。那是……一个包含超过 1000 万美国人健康信息以及他们疫苗接种记录的数据库。它曾经保存在 CDC。CDC 不喜欢那样，因为人们可以获取这些数据并进行真正的研究。在 2001 年，他们将其移出了 CDC，这样你们就无法获取它了。这一决定应该被撤销。而且他们应该撤回每一篇像我们刚刚审查过的那样、去标识化数据在 60 天内未向公众公开的 MMW 文章，包括像那篇文章一样根本没有数据的情况。嗯，然后还有一大堆其他的建议。

[01:38:48]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接下来是 HRSA。HRSA 是负责疫苗伤害赔偿计划，以及针对因新冠疫苗受损人群的 VICP 的机构。我们已经向肯尼迪部长提交了关于这两项计划的信函，要求修改两者的疫苗伤害表，使其符合联邦法律对 VICP 的要求，法规规定，任何与疫苗相关的伤害都应该列入疫苗伤害表中。如果它不在该表格上。想要获得赔偿就只能祝你好运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将其列入表格中，对于让这些因产品受损的人获得哪怕是微乎其微的赔偿来说，都至关重要。我们希望部长和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HHS）能对这些请愿书采取行动，并更新这些表格。如果没有。嗯，我们确实打算提起诉讼，当然是针对 VCP 那项。而在 NIH 改革方面，制药公司有的是钱。我们，作为人民，不需要为制药公司资助其产品的开发。NIH 应该完全专注于。将我们数以十亿计的纳税人的钱，只投资于根本原因、非药物干预以及重复先前的研究。制药公司可以资助他们自己的研究。我们不需要对其进行补贴。他们应该禁止参与疫苗研发。我们应该把这留给工业界。例如，NIH 不应该拥有 HPV 疫苗佳达修（Gardasil）的专利。这会产生令人难以置信的冲突。在管理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和联邦医疗补助（Medicaid）的 CMS 方面，您可以参考工作组的建议以获取更多建议。

[01:40:17]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我的建议是，除非各州尊重第一修正案，否则不应为疫苗或与疫苗相关的项目提供任何资金。这也意味着宗教自由。要求所有医院和诊所将各种报告自动化。他们可以追踪每一剂疫苗。他们有系统可以追踪每一剂疫苗的流向，比如从仓库，凡是你能想到的。但他们唯一无法自动化的是疫苗伤害的报告。拜托，这已经开发出来了。他们只是不想实施它，然后公开所有易于去标识化的健康数据。顺便说一下，至于人们会问，为什么会有人对疫苗产生宗教抵制？好吧，让我告诉你，每一剂麻腮风（MMR）和水痘疫苗实际上都含有来自流产胎儿细胞系的数十亿个片段的人类 DNA 和细胞碎片。再次向在场的所有记者呼吁，请看看这些链接。好的。不要给 Paul H. 打电话。读一读它。就在那儿。证据就在那儿。明白吗？病毒需要在细胞培养基中生长。而且一些在疫苗中使用的病毒是在流产胎儿的培养细胞系上生长的。你不能简单地将病毒与细胞培养基分离开来。这就是为什么它最终会出现在你与疫苗相关的工作的药瓶中。有多少胎儿参与了那项工作？

[01:41:40] Stanley Plotkin, M.D. World's Leading Authority on Vaccines

我个人的工作，两个。

[01:41:42]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我要向您递交被标记为原告呈堂证物 41 的材料。好的。您是这篇文章列出的作者之一吗？

[01:41:49] Stanley Plotkin, M.D. World's Leading Authority on Vaccines

是的。

[01:41:50]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这篇论文所描述的研究中使用了多少个胎儿？

[01:41:55] Stanley Plotkin, M.D. World's Leading Authority on Vaccines

相当多。

[01:41:56]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这项研究涉及了74个胎儿，对吗？

[01:42:00] Stanley Plotkin, M.D. World's Leading Authority on Vaccines

我不确切记得有多少个了。

[01:42:03]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请翻到该研究的第12页。

[01:42:05] Stanley Plotkin, M.D. World's Leading Authority on Vaccines

是的。76。

[01:42:06]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76。而且这些胎儿在被堕胎时都是三个月或三个月以上大，对吗？

[01:42:14] Stanley Plotkin, M.D. World's Leading Authority on Vaccines

是的。

[01:42:15]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好的。而且这些都是发育正常的胎儿，对吗？

[01:42:18] Stanley Plotkin, M.D. World's Leading Authority on Vaccines

是的。

[01:42:19]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嗯，这些胎儿的部分组织是脑下垂体，也被切成了碎片。好的。包括胎儿的肺部。

[01:42:31] Stanley Plotkin, M.D. World's Leading Authority on Vaccines

是的。

[01:42:32]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好的。包括皮肤。

[01:42:34] Stanley Plotkin, M.D. World's Leading Authority on Vaccines

是的。

[01:42:34]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肾脏。

[01:42:35] Stanley Plotkin, M.D. World's Leading Authority on Vaccines

是的。

[01:42:36]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脾脏。

[01:42:37] Stanley Plotkin, M.D. World's Leading Authority on Vaccines

是的。

[01:42:37]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心脏。

[01:42:38] Stanley Plotkin, M.D. World's Leading Authority on Vaccines

是的。

[01:42:39]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你对宗教信仰持有异议吗？

[01:42:41] Stanley Plotkin, M.D. World's Leading Authority on Vaccines

是的。

[01:42:42]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好的。额，你曾说过，引言，‘疫苗接种总是受到宗教狂热分子的攻击，他们认为上帝的旨意包括死亡和疾病’。

[01:42:50] Stanley Plotkin, M.D. World's Leading Authority on Vaccines

是的。

[01:42:51]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你坚持这一说法。

[01:42:52] Stanley Plotkin, M.D. World's Leading Authority on Vaccines

我绝对坚持。

[01:42:53]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好的。你是无神论者吗？

[01:42:54] Stanley Plotkin, M.D. World's Leading Authority on Vaccines

是的。

[01:42:55]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好的。你是否承认，有些人持有的宗教信仰本质上是无法证实的？

[01:43:01] Stanley Plotkin, M.D. World's Leading Authority on Vaccines

哦，是的，我确信他们确实如此。

[01:43:02]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好的。就整个HHS范围内的改革而言。其中之一是，我非常希望，如果你想成为一名公职人员，那就好好当公职人员，这意味着承诺在离职后绝不在相关行业工作，以此来避免利益冲突。HHS应该向公众公开去标识化形式的所有可用健康数据。当然，我们应该进行去标识化处理以保护每个人的隐私，但这些数据应当被公开。没有理由不这样做。这就是透明度的全部意义所在。我们应该撤回所有未公开此类数据的研究，因为这违反了基本的科学方法。要求在获得资助之前公布所有的研究方案。我无法告诉你们，在我们的《信息自由法》（FOIA）请求和深入调查中，有多少次我们发现研究方案在进行过程中发生了变化，但这一切都是闭门进行的。设计一项研究，公布它，执行它。无论结果显示什么，都要予以公布。这就是科学。《信息自由法》（FOIA）事务应获得适当的资金支持，并及时提供文件。提供文件，并取消1986年法案和《PREP法案》的豁免权。他们会因为我超时谈论《PREP法案》而怪死我的。肯尼迪部长今晚大笔一挥就能办到，但我认为白宫不会允许他这么做。

[01:44:30]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嗯，就此而言，我只能说我不在政府部门工作。呃，而且，但我只是在推测。我的意思是，我不知道有其他任何原因。我，你知道的，我无法想象如果任由鲍比自己决定，他会不这么做。至于86年法案，如果它不是常规推荐的疫苗，你同样可以将其从疫苗伤害表中移除，这样制造商最终就可以像对待其他所有产品一样被追究责任。但那也一样。但正如一位联邦法官所说，哦，那可不好，并予以推翻，使其成为非常规的。正如大家所知，这五种疫苗，我们需要关爱每一个人。我们应该关爱那些会被传染病伤害的孩子。但我们同样需要关爱那些可能受到这些产品伤害的孩子。每个孩子都值得被关爱，而我们必须这样做。让我再告诉你们一些别的事情。谢谢。让我再告诉你们一些别的事情。听着，如果是说放弃，人们对疫苗产生质疑是有原因的，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某天醒来，仅仅为了好玩就决定采取一个可能会让他们被贴上反疫苗者、江湖骗子、反科学标签的立场。

[01:45:46]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让他们的孩子被学校开除，让他们被工作单位辞退，让他们与社工反目，让他们的孩子无法参加同伴聚会。谁会这么做？我不知道。也许有少数人会，我不知道，但大多数人不会。不，不，不，不，不，联系我们律所的那成千上万个家庭绝对不会。所以，这些普通的美国人做了他们该做的事，他们接种了这些产品。你知道谁不会因为疫苗伤害给律所打电话吗？那些所谓的反疫苗人士。你知道为什么吗？谁知道呢，反正他们本来就不接种疫苗。当你抛弃那些信任这个体制的人时，这正是滋生不信任的原因。这实际上构成了人们谈论的许多这类群体的核心，你知道，那些反疫苗群体，他们往往只是那些孩子因这些产品受损、却被心理操纵和遗弃的家庭，而不是那些本来就不怎么接种疫苗的人。所以在某些方面，通过取消法律豁免权，把安全责任重新交还给行业，消除疫苗的两极分化，并让疫苗去政治化。我同意我们需要让疫苗远离政治。这应该纯粹是医学问题，而实现这一点的唯一方法就是结束强制令——通过强制接种疫苗，你通过使用……的论点使其政治化了。

[01:47:08]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谢谢。通过使用疫苗安全有效这一论点来剥夺个人的公民权利。你们把该产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变成了一个法律和政治问题。在座的各位，你们是不会报道这一点的。我知道，但这就是事实。这就是为什么他汀类药物没有所谓的——你知道，没有政治和法律色彩，因为它们没有被强制要求，顺便说一句，你知道，心脏病每年夺走 800,000 名美国人的生命。所以，你知道，如果想避免医疗系统超负荷运转、挽救医院，也许你应该强制要求运动，强制使用他汀类药物——直觉上，这显然是对个人自由的破坏，但不知怎么的，一旦你把它贴上疫苗的标签。好吧，那我们就剥夺这些权利吧。如果你想打疫苗，那就去打。这就是自由。但如果有人不想打，就不要剥夺他们的任何权利。还有慢性病和大多数疫苗。我在这次演讲中没有详细说明。我不会讲，因为我时间不够了。它们并不能阻止传播。第九章。还有慢性病。你想解决那个问题吗？你必须解决疫苗问题。这就是事实。因为如果你这么做，如果在这个基础上看目前现有数据的分量——我采用了对比接种疫苗与未接种疫苗儿童的研究，也就是暴露人群与未暴露人群，而不是每天抽 12 包烟和 20 包烟的孩子对比，或者是不抽烟的孩子与抽一根或多根烟的孩子的对比。

[01:48:36] Aaron Siri, ESQ. Lead Counsel, ICAN Legal Team

而你们研究了这些差异。那项科学研究的分量表明，如果你想结束慢性病流行，那么那项科学研究的分量，好吧，在有更好的科学证明其错误之前，它表明了这一点。如果你想真正实现Maha的目标，最好先解决疫苗问题。我将以此结束，因为我是一名律师。所以这是我置顶的推文。我把它展示给你们看，是因为我相信强制令是恶霸、罪犯和独裁者的工具。如果患者在被告知某项医疗产品的益处和风险后予以拒绝，那么这就叫做知情同意。他们被告知了，但没有同意。违背这一反对意见进行强制是不道德且违背自由原则的。非常感谢。

[01:49:32] Del Bigtree

我只能说，哇。亚伦在世界上最具标志性的场馆之一带来了多么精彩的演讲。所以，每当你度过艰难的一天，感觉迷茫，心想我们在哪里？我们要去向何方？这些就是我希望你们牢记在心的事情，并说：你知道，形势已经截然不同了。如果你还没有购买亚伦的书——这大概也是他获得这次机会的原因。你一定要买。嗯，当我们庆祝7月4日，即美国建国250周年时。这是必须实现的目标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疫苗，阿门。你可以在我们店内的书店里购买。你可以扫那个二维码，在我们的商店购买这本书的所有收益都将捐给ICAN。这是亚伦·西里的全额捐赠。我们非常感谢。嗯，所以这也是了解信息、给别人送一本书，以及，你知道，帮助我们开展工作的一个很好的方式。我还想说，你知道，我知道250周年纪念日再过几天就要到了。所以你可能无法及时买到我们一直在推广的美国主题T恤或帽子。但如果能拥有一件并穿在身上会很棒，因为这整整一年都是对250周年的庆祝。所以希望你能去我们的商店 The HighWire dot shop 看看。

[01:51:00] Del Bigtree

嗯，最后，我只想谈谈为什么这一切能成为可能。亚伦·西里能站在肯尼迪中心，并不是因为他自己的意愿，也不是因为我或他身边的人做了什么。他能站在那里，是因为你们。他能站在那里，是因为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决定资助一系列永远赚不到钱的诉讼。正如他一开始所说，这绝非任何行业所能预料到的。没有任何政府机构能预料到。谁会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法庭上挺身而出呢？一开始，你会被嘲笑、被讥讽、被攻击。谁愿意把自己的名字和这种事扯上关系，并冒着断送职业生涯的风险？而这一切只是为了一个永远不会有经济回报的事业。明知道自己会被尽可能拖入漫长而缓慢的法律程序中，以企图消磨你的热情。没有人预料到这会发生。然而，The HighWire。而且我，你们知道的，在人群中找到了你们。那些说着“我想改变这个世界，我想让亚伦·西里战斗到最后一刻”的人们。而那个终点就是胜利。就是胜利。是每一天，一次又一次地赢得胜利。但如果没有你们，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它仅仅是一个想法。没有你们，它只是一个梦想。没有你们。它曾经只是一个梦想。在我遇到亚伦的那一天。直到我们找到了你们。因此，对于所有一直在资助这项工作的人，你们应该为自己鼓鼓掌。

[01:52:36] Del Bigtree

我们正在改变美国，而且正如我在旅途中所见，这也在改变世界。但正如俗话说，我们真的需要全力以赴，加速前进。所以，如果您能增加捐赠额，请尽力而为。或者，如果您一直作壁上观，看着这一切发生，嗯，您为什么不参与进来呢？为什么不加入这个网络呢？为什么不加入我们，以便在我们每次获胜时都能共同庆祝呢？顺便说一句，当最高法院的时刻到来时，难道您不想自豪地说‘那是我做的’吗？‘是我促成了这一切。’‘我是改变这个国家、改变这个世界的一分子。’只有身临其境、参与其中的人才能这么说。所以，您为什么不现在就加入进来呢？这就像买下一匹肯塔基德比夺冠的赛马，它已经赢得了之前的每一次比赛，并且将赢得接下来的每一场比赛。我总是感到惊讶，有些人是在比赛前一天才买下赛马，然后突然间就像是，‘哦，我们赢了肯塔基德比。’好吧，我想，那您为什么不现在就骑上这匹必胜的赛马呢？那就是 ICAN。那就是 The HighWire。我们要一路坚持到底，直到迎来胜利的彩带凯旋游行。我希望您能在场。当那一天到来时，我希望您能站在胜利者的圈子里。所以，您为什么不今天就成为定期捐赠者呢？只需前往页面顶部，点击“向 ICAN 捐赠”，它就在我们 Highwire 页面或 ICAN 页面的顶部。

[01:54:00] Del Bigtree

您可以进行捐赠。我们希望您能成为定期捐赠者。那太棒了，这样我们就能知道我们能筹集到多少资金。我们建议2026年每月捐赠26美元，但您可以随意设定任何金额。我们也在统计配对基金。这笔150万美元的等额配对资金原定于6月30日截止，但我们联系了促成此事的赞助商并对他们说，我们还不太确定。我们还在等待支票寄达。你猜他们怎么说？他们说，我们不在乎。我们不在乎。告诉大家，现在力度加倍，无论配对多少，如果本周能达到200万，我们也会照做。或者如果我们还差一点，那就让我们来现实它。所以他们说现在这都不重要。无论我们目前处于什么进度，您的每一美元都将翻倍。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我希望你们能接受这些令人敬佩的赞助商的提议，是他们让这项工作成为可能。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所以，如果您有能力捐赠，请行动吧。感谢让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每个人。额，这真的很令人难以置信。在肯尼迪中心看到亚伦是不是很神奇？我是说，这难道不棒吗？好了，这是世界上最伟大国家建国250周年的纪念。这可能是唯一真正治理过一个民族的神圣文献。在此，我是说，我认为我们的《宪法》在核心上是受到神圣指引的。它所阐明的，并不是政府赋予了我们一系列权利。

[01:55:31] Del Bigtree

它并没有列出我们从政府那里获得了什么权利。它所说的是，这是唯一能限制政府行为的地方，当政府介入你与上帝赋予你、并根植于你内心且贯穿你全身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之间时。记住，在我们的《旧约》中关于上帝的经文里写道，你是照着上帝的形象和样式被创造出来的，而美国是一个承认这一点的国家，这是一个只为上帝的子民服务的宪政机构。在庆祝7月4日独立日时，不要忘记这一点，并问问自己：我们是否得到了像上帝子民一样的对待？我们自由吗？我们是否拥有了我们应当拥有的所有权利？我们的开国元勋们会感到自豪吗？我们感到自豪吗？如果我们把这些交到孩子们手中，我们会感到自豪吗？大声说，我们做到了。我们为你挺身而出。我们可曾想过那是怎样的勇气？想想我们的开国元勋们签署《独立宣言》并说道：你知道我是谁。你知道我住在哪里。有种就来拿吧。正是这造就了今天的我们。这就是我们本周所庆祝的。仅仅少数几个人。他们说道，我想如果我们大声疾呼、引以为傲，并且深信不疑，我们就能让一个国家相信，也许有一天，我们会让全世界都相信。大声疾呼吧。自豪起来吧。自由就是一切。7月4日独立日快乐。下周在 Highwire 节目中再见。

END OF TRANSCRIPT

